



月夜无声

君山 著

YUE YE WU SHENG



团结出版社

非外借

月夜行

君山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夜无声 / 君山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126-5315-3

I. ①月… II. ①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0802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38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5315-3
定 价 77.00元

(版 权 所 属 盗 版 必 究)

目录

CONTENTS

- 一、张员外家遭遇抢劫 / 002
- 二、巡抚衙门发文缉盗 / 007
- 三、老胡犯事儿了 / 012
- 四、毛师爷接活儿啦 / 020
- 五、县衙里的参谋班子 / 035
- 六、毛师爷的心思 / 047
- 七、马知县审案 / 055
- 八、张书办是个精明人 / 064
- 九、案子被驳回重审 / 070
- 十、到开封城里寻路子 / 076
- 十一、毛师爷行拜师礼 / 083
- 十二、吃饱睡足养大膘的盗抢犯 / 089
- 十三、盗抢犯是个烫手山芋 / 094
- 十四、安抚是最好的一剂药 / 103
- 十五、老娘做了件棉布汗衫 / 107
- 十六、盗抢犯实在太年轻 / 114
- 十七、刑部改判斩立决 / 123
- 十八、死囚犯临刑呼冤 / 127
- 十九、监斩官刀下留人 / 136
- 二十、按察司大人亲自审案 / 142

- 二十一、老王家都是本分人 / 154
- 二十二、死囚刀下逃生了 / 161
- 二十三、在邓州州衙大堂上 / 171
- 二十四、护送质证在险途 / 180
- 二十五、臬司大人自有定见 / 189
- 二十六、涉案官吏人人自危 / 199
- 二十七、道台大人过问案情 / 208
- 二十八、巡抚大人换了新面孔 / 214
- 二十九、门生故吏的脸面很重要 / 222
- 三十、抚台大人巡查河道 / 230
- 三十一、朱光第怜贫惜弱 / 240
- 三十二、臬司大人就好这一口 / 243
- 三十三、大清官场多奇闻 / 250
- 三十四、逮捕了两个同案犯 / 258
- 三十五、大清的监牢故事多 / 264
- 三十六、朝廷再次更换主审官 / 271
- 三十七、梅大人的梅花很值钱 / 282
- 三十八、总督大人穿新鞋走老路 / 284
- 三十九、梅大人审案很痛苦 / 292
- 四十、赵主事偏有倔脾气 / 300
- 四十一、刑部潘大人好为难 / 307
- 四十二、赵舒翘耍起了驽驴脾气 / 311
- 四十三、刑部尚书张大人好超脱 / 317
- 四十四、三法司秋鞞大典 / 324
- 四十五、官员的顶戴跌落尘埃 / 338
- 四十六、囚笼里放飞的小鸟 / 342



光绪五年的一个寒冷冬夜。

四更天，风峭，夜黑如墨。

远处有一村庄，蛤蟆一般卧躺着，硕大而寂静，了无声息。村子更像一个黑色的坟墓，浑圆而模糊，厚厚的土层里掩埋着僵尸、笼罩着诡秘。走近村子，可见低矮的房子里，稀疏地挤出一丝昏暗的灯光；再靠近一些，就可以听到人的咳嗽声、沉睡的鼾声，低沉而悠远，安详而静谧。庄稼人已将自家的骡马牛驴们喂饱了，牛们喘着粗气，磨着牙齿和鼻唇，偶尔打着响鼻，悠闲地反刍着；只有那些骡马们还在细心地咀嚼，用牙齿一节一节地截断杆草茎儿，再用两边的牙齿将草结儿细细研磨。没有驴叫牛吼，乡村的冬夜倒是一派安祥和舒适。骡马们很知足，在享受草料的美味的同时，还时不时地用鼻孔吹气，发出一阵阵的声响。

丑时，村庄西侧的一个路沟里，忽隐忽现了几个人影，他们脱下衣服，都用黑布蒙着面，黑布上挖去两个洞，仅露出一双眼睛，发散着幽光。每个人手里握着钢刀，刀刃在星光的映照下闪烁着幽幽的寒光。为首的那个人站起身，用刀尖指了指一个瘦小的身影，压低声音说：你在这里看行李，千万不要走！

那个人个子很矮，单薄的身子在寒风中抖索着。他听后，惊恐地点点头，应了一声：叔，你们这是干啥哩？我害怕！

那人低声吼道：问恁多干啥？那孩子闷了声，停一会儿又说：叔，你不是说做生意吗？那人呵斥一声：球孩子，哪儿恁些话！那孩子嘟囔着说：

天冷，又是我自己，你们可快点回来！那人压低声音说：你个兔崽子，不就是看个行李吗？

“叔，这是哪儿呀？……”话未说完，为首的那人也不答话，打了一个手势，引领着几个人向一处大宅院窜去。

功夫不大，村子中间的一处大宅院里，突然传出狗的吠叫声，但只叫了几声，就再没有了声响，一切又归于寂静无声。工夫不大，村子里猛然间响起了急促的锣声，“咣……咣……”，声音一阵紧似一阵。村中的那个大院里顿时传出杂乱地喊声：“有强盗！有强盗！”沉寂的村子霎时被惊醒了，骡马们停住咀嚼，牛们停止了反刍，只有杂沓的脚步声、喊叫声此起彼伏。夜空里的喊叫声很凄厉，听了让人心惊肉跳。村子里相继有了光亮，有了门响，有人急促地跑步，有人扯开喉咙喊叫。

小村沸腾了，人喊狗叫，孩哭娘唤，脚步杂乱，黑夜里的小村子，霎时有了生机，嘈杂的声音打破了冬夜的宁静。

守候在路沟里的那个孩子，不知道村子里发生了啥事儿，正惊恐地伸长脖子探看究竟。这时，惶惶地跑近一个人，他刚喊一句：孤堆哥！就被扇了一耳光。正惶恐之间，忽见几个熟悉的身影跑近了，就听低低地说了一声：还不快走！说话间，各自拿了自己的行装，慌不择路，炮蹶子向黑暗处窜去。那孩子见其他人都向来时的路径跑去，也就糊里糊涂地跟着跑，不小心还跌了一跤。他顾不得磕疼的膝盖，翻身爬了起来，喘着粗气，瞄着跑在前边的人影，深一脚，浅一脚没命地奔跑。

眨眼之间，几个人消失在如墨的夜色里……

一、张员外家遭遇抢劫

家丁们呼喊着要追赶贼人时，主人张肯堂一步跨出卧室门口，低声喝道：且不要追他！财去人安乐，由贼人们去吧！

邓州张家坳的老张家在当地是大户，家有几十顷上好的庄田，又在城里有铺面生意。张家的生意很红火，主要经营布匹、茶叶、粮食，生意做得很大，在邓州城内有多处门面。三年前，张肯堂在张家坳的祖宅建成一

处三进宅院，院墙用青砖砌就，高约丈余，房坚墙高，好似乡间的一个小城堡。张肯堂是个经商奇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日进斗金，他为人很是精明，又善于结交官场之人，为了与官家攀扯关系，他不惜挥金如土，广结朋友，人脉颇为广阔。平日里，张肯堂嫌邓州城里人多太吵太乱，就喜欢在张家坳的自家老宅院里居住：宅院前有一处水塘，每到夏季，塘中荷叶盈池，鱼翔浅底，日近午时，总有光屁股孩童在水塘里洗澡、嬉戏玩耍。男孩子毫无顾忌，光着腩相互往别人身上抹泥巴，也往自己身上抹，弄得个个泥头泥脸，怪相横生。抹了满身泥巴的孩童出了水塘，顺着小鸡鸡尖头处往下淌水，见了使人顿生爱怜。张肯堂自幼生活在乡下，熟悉了乡村的幽静，讨厌城里的吵闹，宁愿在老家度夏消暑，更乐意欣赏乡间顽童的嬉耍撒泼。

手里有了富裕的银两，张肯堂就托人捐纳了一个五品同知，好歹是个有身份的官家人。他自幼读书，一向为人和善，成婚后开始跟着父亲做生意，受家风的影响，讲究一个“诚”字，全无生意场中的奸诈心性。那年，他去汉口做买卖，成交后对方一时无法兑付350两现银，放弃了生意又觉得可惜，左思右想无主意。张肯堂从未与对方在生意上有过交往，更不知此人的声誉如何，只是看他为人实诚，不像久跑江湖的那些油嘴滑舌之辈，就宽限他半月，自己就在客栈里候着他回家取银两。那人是湖南常德人，距汉口千里之遥，往返一趟，费时二十多天。那天，常德人一路风尘仆仆赶回客栈，双手将银两呈上。张肯堂验看银两准确无误后，双方相拥致谢。二人执手走进酒楼，把酒言欢，共述衷肠。从此，二人成为挚友，生意上彼此相互帮衬。

张家是大户，连亲戚也是当地名门望族。他平日里从不吝啬钱财，又多与士绅富户交结通连，人脉根基极深。地方历任州衙官厅胥吏，也对其恭敬有加，谦让三分，彼此从来不曾有所冲撞。

张家遭劫难，家中的细软被洗劫一空不说，贼人还用利刃砍伤了一位家丁。好在张肯堂不曾走出居室半步，任由贼人们将财物银两席卷而去。贼人抢的是财帛银两，一个个都是拼命三郎的角色，哪儿会顾及主家的脸面和哀求！那一刻，以他的心性，一旦与贼人相处一室，那就势必发生冲撞，玩命的贼人或许就将持利刃对他施暴。

片刻工夫，强盗们把银两收拾停当，打一声呼哨，一齐裹挟物品而去。

吵闹的村庄终于安静下来，家丁们陆续回房禀报，可家眷们一个个吓得蜷缩在屋内，一边颤抖，一边啜泣不已。张肯堂定定地站在房檐下，眼瞧着家人乱作一团。家丁有人被贼人用刀背磕伤，额头正流血不止，张肯堂急忙厉声吩咐：快去南街找丁先生，用最好的药医治刀伤！又叫过管家，吩咐道：都不要慌乱，先各自安息，明早快快将被抢财物清理一番，盘点出一个清单。

内眷们各自蜷缩在屋内，瞪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无助地注视着大院，还不时传出压抑的哭声，整个大院充满着恐惧和不安的气氛。

哭什么哭！张肯堂皱着眉头，嘴唇紧绷，厉声喝道。

霎时，院子里没有了哭泣声。

别人可以乱，他无论如何不能乱了阵脚，家里遭了强盗，那是天大的事儿，作为一家之主，首先是要稳住情绪，万不可先自乱了方寸。张肯堂站在台阶上，摆摆手，说道：都回屋里睡觉去吧！

众人陆续散去时，忽听西厢房内传出哭声，那是三房小妾邵氏的居处。张肯堂心里一惊，疾步跨进房内，见三姨太邵氏正掩面哭泣，疾步走上前去，厉声喝问：还哭什么？

一位丫鬟低下头，说了一句：老爷，这些贼人抢东西，还祸害女人！邵氏只是一味地哭泣，并不言语。张肯堂一听，血就往头上涌。原来，方才大家慌乱之际，有位持刀的强盗从柜中搜出细软，回头见邵氏容颜姣好，就动了邪念，顺手撕扯邵氏的内衣。邵氏拼死守护，强盗便伸手摸她的奶子，把邵氏的两个乳头生生地掐出了血渍。

破财消灾尚可忍受，辱我女人断不可恕！张肯堂登时血往上涌，情绪就激动起来，冷着脸，咬牙切齿说道：都不要哭啦！这事儿谁也不许往外说，谁说割谁的舌头！说罢，一转身走出了西厢房。

邵氏是张肯堂宠爱的内眷，因他白天刚从邓州回家，身体有些不适，就随意到一个居处独自歇息。依他的起居习惯，他是喜欢与邵氏在一起歇宿的，若是强盗非礼时他在当场，势必要发生冲突，那他就性命堪忧了。张肯堂认真思忖一番，觉得家里仅仅被盗了一些钱财银两，邵氏虽蒙受欺辱，但总归守住了节操，且外人不曾知晓，论说起来，实属万幸！家中遭此劫难，也是家门不幸，如今诸事纷乱，须待明日静下心来，再思量一个万全之策。

内眷们先后敛了哭泣，孩童们也渐渐入睡，满院的一千人等才渐次散去，各自回屋歇息去了。

众人逐渐回房后，张家大院安静了下来。张肯堂闷声坐在居室内发呆：家中被抢的物品毕竟是自己的血汗钱，再说自己一生为人谨慎，何曾得罪过人。今天的盗贼究竟是路过，还是踩过点儿蓄意抢劫？又是哪路强盗刻意所为？假如系平日得罪人遭人抢劫，岂不被人耻笑，让他以后如何做人！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是，这些强盗抢劫财物也就罢了，竟然还欺辱内宅的眷属，传扬出去必被人讥笑，这是一个男人尤为不堪容忍的奇耻大辱！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老张家不出这口恶气，不拿住这伙贼人，便被人小瞧了，那就无异于一个缩头乌龟，生意场上就会矮人三分！

张肯堂对当下的世事时局十分清楚，眼下的世道，州县官衙的老爷一个个都是官油子，无利不肯早起，见了强盗唯恐避让不及，哪儿会下大力气去缉拿盗贼？官府内的胥吏们多与盗匪勾连，沆瀣一气，即便强盗在眼前，断然不肯下力气缉盗惩凶。失主报案后白白损失财帛是小事，说不定还会为侦破案件徒然破费银两！自己虽是五品同知，可那是虚衔，捐纳的官衔往往被人小瞧几分，衙门人敬你是敬你，但终究不认你这壶酒钱。张肯堂有一个姐夫姓魏，在省城开封巡抚衙门当差，交结甚广，与巡抚大人私交甚厚，如亲赴省城开封一趟，呈上一封被盗的详单，说明案底情由，想必他会从中斡旋。认真思量一番，他觉得自己假如能够单独访查到盗贼的真名实姓，越衙上控，由臬司衙门直接缉拿强盗，州县衙门有上司公文的催逼，岂敢从中作梗！如此走一条上控的途径，倒是省去许多周折。

要走抚署衙门的路子，第一要务是要摸清强盗的行止，打听清楚是哪个强盗做下的案子，主谋又是何路神仙，越衙控告须有确切证据，方可准确无误地擒拿盗贼，追回被抢物品。当然，银子少不了要破费的，可走抚台衙门总比州县衙门更快捷，更便当，还会少耗费银两。俗话说，烧香烧到佛爷前，小鬼就会靠边站。

主意已定，张肯堂便气定神闲，回房歇息去了。

隔日晚间，管家把一份被盗物品清单呈送到张肯堂的面前。看罢清单，张肯堂的脸色渐渐阴沉起来，眉头也凝成了一个疙瘩，鼻翼一鼓一鼓的喘着粗气。这次被抢的财帛，恐怕是他一年的进项，衣物失盗甚多，银两也

不是小数！家中遭到如此巨大的损失，不报官府缉拿盗贼，岂不便宜了这伙强盗！最让人可气的是，这些强盗竟然把供奉在祖宗牌位前的那个仿宣德铜香炉当作宝贝顺手牵羊拿走了，那可是祖传的物件儿，老张家已经传了好几代！如今被贼人盗走了，就少了一件敬奉祖宗的物件，那是做晚辈的大不敬！当日，张肯堂唤过家中的几位精细之人，让他们便衣外出寻访，着意打探强盗的消息，务必探寻到这伙强盗的行踪。

几天后，分头派出的几个家丁陆续传回信息，大多数人回来后没有确切的说法，几路人马众说纷纭，让张肯堂心里憋着一腔怒火。那天，他刚吃过午饭，那个被派出去名叫小根的年轻人回到家，悄悄来到张肯堂的跟前，四顾无人，压低声音说：老爷，小的打听到了确切消息。

张肯堂心中一喜：嗯！你说！小根附耳说道：那强盗是南阳府镇平县人，为首的名字叫胡体安！

张肯堂一听，吃惊不小：消息可准确？小根点点头：小的花了二两银子，是一个道上的朋友亲口告诉我的，不会有假！

张肯堂定定地看着他，心中犹存疑惑：镇平县远在百里之外，怎会到我们邓州地界来打劫？

小根趋前一步，咧咧嘴说：老爷有所不知，此人在镇平县衙是一名捕快，暗地里打家劫舍。他白日在县衙应差，晚间就外出当贼人，专找富家打劫，是个黑白通吃的主儿。

张肯堂越发惊疑，两眼盯住小根：他有这般神通！？

小根是个老实人，只好据实禀报：这个人十分了得，他网罗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喽啰，昼伏夜出，四处打劫，成为一个坐地分赃的大强盗。白天他在衙门行走，夜里就穿上夜行衣打家劫舍，即便做下案子露了底儿，自有衙门的人给他暗通关节，及时通风报信，由他出银两摆平，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关紧的是，官场里还有人护着他，与官老爷勾连暗接，称兄道弟，时时有银两供奉着，官家人自然就袒护他几分，由他去折腾。久而久之，那胡体安渐渐成了气候，长了一身的浑胆，一般人家不敢告发他，怕招惹是非；大户人家怕斗他不过，徒自惹得一身骚气，不愿招惹他。时间久了，这个胡体安就越发张狂，四处劫掠富裕人家。

张肯堂听了，气得一拍桌子，拧着脖子吼道：简直无法无天，官府岂能容忍这等恶人！小根见老爷动了气，劝说道：乡下有句土话：逮狐狸不成，不能惹一身骚气！一般人家破财消灾，伸伸脖子就咽下了这口窝囊气！官府中人受了他的孝敬，哪儿还会为难他！

张肯堂听罢，垂目静思片刻，摆摆手说：你去吧，先歇息一下，且让我好好想想。

三天后，张肯堂写清了家中被盗始末以及银两物品的清单，详文备述，吩咐备下车马，叫上二位家人，带足银两，将自己的一身官服穿戴整齐，把家中被盗物品清单一并带上，一路往省府开封而去。

二、巡抚衙门发文缉盗

巡抚衙门并非任谁都能随便出入的。以张肯堂的身份、地位而言，他可以在邓州的州府衙门径出径入，门吏还会向他颌首致意。他可以向上号房的门吏点一下头，或是送上一个微笑，门吏便会很恭敬地向他揖礼，还会笑出一脸的灿烂。可到了省城的巡抚衙门就是两重天地，抚台衙门深似海，不看你腰里有没有银两，也不看你的衣帽是否得体光鲜，要想走进巡抚衙门，就看你的头上的顶戴和官服上的补子。

张肯堂平日很少穿那身压在箱底的官服，但要行走于开封的衙门，那就必须有一个身份，否则就无法出入其内。身穿官服，站在抚台衙门前徘徊了许久，张肯堂还是真切地感到自己身份的卑贱。说穿了，自己就是一个乡下士绅，又无功名在身，若想闯进抚台衙门绝无可能。一个乡旮旯里的土财主，那是绝无晋见巡抚大人的机会。张肯堂虽然不够品级，又无科举出身，可他请托的亲戚却与巡抚大人私交甚笃。

寻下客栈休息一日，第三天一大早，张肯堂的上控呈状就放在了巡抚大人涂宗羸的案头，指名道姓，盗抢大盗即是南阳府镇平县衙的胡体安。

那日，偏巧涂大人公务有闲，刚刚坐下，他就看到了邓州上控的盗抢案卷。涂宗羸涂大人在河南任抚台日久，知道河南多盗抢之徒，这些亡命之徒昼伏夜出，戕害乡民，实属地方大患。可他虽身为巡抚，属下的衙门

各司其职，缉盗审案由臬司衙门负责承办，作为一省的抚台大人，他也不便参与案件的审理。因为这个上控信件是自己信赖的属员呈送的案子，涂宗赢就对案情着意留心，仔细过目后，静思了片刻，觉得此案非同小可，因涉及县衙胥吏，理应速速办理，略略思考了片刻，随手抽出羊毫笔，在砚台上蘸了蘸，低头在呈控文书上批转了一行文字：

此案甚恶，理法难容，着即臬司衙署缉拿镇平县衙门胡体安归案，不可延误时日！

巡抚衙门的批文很快批转至臬司衙门。臬台大人一见信札系抚台大人亲自圈阅的案件文书，岂敢怠慢，当即签押了臬司印鉴，转呈南阳府承办，并限期一个月内将案犯胡体安缉捕到案。

南阳知府任凯正在书案前临摹王铎的《临王献之省前书帖轴》书法，一见公文，知道兹事体大，立即放下手中的毫笔，连夜将公文批转至镇平县知县马翥，因事涉县衙的胥吏，极易走漏消息，便叮嘱经办的书吏，公文专呈马知县拆阅，限镇平县务必在半月之内逮捕胡体安到案。

公文转到了镇平县，由镇平县衙承办案子。

镇平县知县马翥刚刚到任半个月，对衙门里的规矩还不十分熟悉，连典史、书吏、三班六房的班头还认识不全。此人是山东人，经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先是中了举人，后又连连参加会试，三次皆名落孙山，今年第四次科考中了三甲进士，榜下即用，俗称“老虎班”。他的手气还算不错，在吏部抽签铨选时，有幸抽中了河南。山东距河南不远，较之同榜的年兄们抽中云南、贵州那些穷山恶水的地方去做官，他是幸运无比的。清道光、咸丰以降，官场候缺之人蜂拥蝶聚，而那些在藩司衙门候补且手里又无银两奉呈打点之人，只好在客栈里枯坐终日，猴急猴急，熬上一年二载，费尽了银两，哪儿还会有做官的念想？俗话说得好，人生得意处，不过“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马翥来到河南候缺，因是“老虎班”，到藩司衙门刚三天，就被委署南阳府镇平县知县，这真是娶媳妇过满月——好事连连。“老虎班”系清末官场旧例，新科进士签到藩司候缺，遇缺即补，旋即任用。马翥这是过新年又中了头彩，好事一桩又一桩，他高兴得屁颠

屁颠，见人便作揖打恭，满脸都堆着笑意。镇平县在南阳府的西边，境内多山且丘陵连绵，属河南贫瘠之地，有根有底的人大多不愿到此地任职。但马燾的心意却很满足，好歹是一个县首，总比在藩司衙门前啃自家的干粮候缺强似百倍。马燾不是一个迂阔之人，他心里清楚，自己新来乍到，人地两生，又举目无亲，根基不深。地方上的人际关系盘根交错，稍有不慎，得罪人是小事，还会被人揪住把柄不放，官帽难保不说，还会被弄得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知县刚刚履新，需要的是人缘帮衬，所以，马燾初到县衙时，就自掏银两在县城西街的酒楼里宴请衙门的属吏，意在希望大家今后要相互体谅，公务上相互帮衬。县衙的属下们一个个刁得很，平日里吃百姓，喝百姓，今日县台大人请吃，那可是天大的面子！属吏们乐得有酒肉吃喝，哪个还不向县太爷说些掏耳屎的话？

当天，县衙里上上下下一个个都喝得烂醉如泥，哪儿还会有人打理公务。下午申时，南阳府衙的信函送到，马燾扯开信函一看，便大吃一惊，因为公文上写得明明白白，捕快班内有人参与了盗抢大案。

马燾接篆履新，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可他不懂规矩，更不曾谙熟其中的关节。前任任满调任它职，连账房师爷也一并随任，交出来的那些收支账目一清二楚，并无丝毫的差错。其实，这是马燾的愚钝：府、州、县乃至抚台衙门里，支度账目大都有两本账，一本是正出簿、正入簿；一本是杂出簿、杂入簿。正出、正入簿记录粮款的收入及上缴国库的皇粮，法定的支出则在此支度。而衙门的官场应酬、礼尚往来、节礼奉送等不便公开的细目，就在杂出簿中支出——那是主官的小金库，除了县首和账房师爷二人外，任何人不得知晓。官场中有一套规矩，同僚、上司的转任升迁，祝寿礼金的筹码数额，都有一定的约定俗成，一旦破了规矩，就会被人耻笑，或是被上司暗记在心，那就贻害无穷了。仅此一项，马燾就是一个瞪眼睛，说白了就是一个磨道里被蒙上碍眼转磨道的瞎眼驴！

如今，自己属下的一名捕快竟然是汪洋大盗，作为父母官就有失察的责任，纵然是新任知县，也难逃上司的追责。好在自己毕竟是初来乍到，马燾对自己的属下还不熟悉，县衙里的人每日里晃来晃去，可他就是叫不上名字。究竟那位是胡体安，马燾无法确认，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胡体安是什么模样儿，心中不免有些发虚。静思了片刻，马燾立刻唤来刑名师

爷毛一统，把臬司的密札晃了晃，颤声说道：毛刑席，本人初来乍到，就遇上这等棘手公案。你看如何处置！

毛师爷接过信札，不经意随口问道：啥事？

马燾甩甩手说：本县的捕快胡体安，吃了龙肝豹子胆，竟敢到邓州做下盗抢大案！上峰指名道姓，限十五日内缉拿到案，可见证据确凿。

毛一统没有看公文，猛然听到消息，深吸一口气，噤着嘴，眨巴着一双小眼睛：此事当真？

马燾用手掸掸公文，说道：白纸黑字，千真万确！臬司衙门批转抚台大人交办的案子！公文岂能有假！

毛一统接过信札，急速地将公文浏览了一遍，白纸黑字，又署有巡抚涂宗瀛的名字，写得明明白白，确认无误。毛师爷惊愕得张大嘴巴，半晌方才抬起头，拿眼睛死死瞅着马燾，试探着问道：县台的意思……

马燾摊开双手，咂咂嘴，说道：我还有啥意思，上峰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抚台大人、臬司大人的意思是缉拿人犯，就是最大的意思！老夫子，劳累你连夜办公，补办有关手续，把姓胡的这厮快快速捕归案！记住，切莫走漏了风声。

毛一统做刑名师爷已有些年头，官场的情事他远比马燾精透，因为久做刑席，故结交了许多业内同行，大家彼此相互照应，一有麻烦事体，可以相互知会回护，大家可以帮衬着把事情摆平。毛师爷在镇平县已经伺候了几任县太爷，在镇平县衙内，毛一统虽不在品级，可他人脉最广，但凡衙内的吏员录用、缉捕讼事，往往都要走他的路子。县太爷三年一述职，任满调迁，毛师爷却好似腊月二十三奉送灶王爷，送走一任又一任，而他却好似看家的老奴，忠实地守护着镇平县这个县衙；他又好像庙里的道长请神像，磕头烧香献贡品，请来又送走，送走了再请来，一茬接一茬，一任接一任。

毛一统听罢，略略顿了一下，摆摆手，摇摇头，两眼定定地看着马燾：东翁！慢来，慢来！此事须从长计议。

马燾一脸疑惑：此话怎讲？

毛一统知道自己说话有些唐突，为打消他的疑问，他顿一顿说：县台有所不知，河南为何多盗？概因地方上的痞子、讼棍无事生事，或是有些

道行的人有通同官府的神通。一些有钱的士绅将自家的人放在官衙内充作眼线，或是贿通官府，明里入衙挂个名号，暗地里做一些违法乱纪的勾当，只要对官府无大碍，谁会究问根底？何况……现如今还不知胡体安现在何处。

马燾闻言，惊得张大嘴巴，半晌合不拢。他想不明白，要抓一个常在县衙里走动的捕快，难道还会费许多周折？他未免有些着急：密札期限仅有十五天，胡体安不在，如何是好！

毛一统慢慢说道：县台不急，此事有诸多玄虚。

马燾不解，只拿眼睛瞅毛师爷，眼巴巴地盯着对方，不知他还有何高论。毛一统见马知县不曾听懂，须将话说直白一些，他方才有所觉悟，便想了一想，说道：东翁啊，你往深处想一想。你初涉官场不久，刚刚有了名籍，又在考成期内，自己属下的捕快竟然是一个汪洋大盗，上司若是认真追究起来，恐怕要耽误你的前程！

一句话，惊得马燾一身冷汗，大冷天只觉得后背汗津津的，内衣紧贴在脊背上冷飕飕地发凉。他暗暗思忖，自己刚刚通籍，在官场涉世不深，假如一年考成时，仅此“属下通匪”一事，便足以断送自己的前程。虽然自己刚上任不久，追责应在前任，可属下出了这等事体，县衙内藏匿了这等人物，那还了得！一旦被人纠劾，岂不是前程尽毁。

想透彻了，马燾便有些着急，但他一时又没有主意，抬头看看毛一统，见他一脸诡谲，知他有了主见，顺便向前伸伸脖子，紧盯着毛一统：毛兄，你有何高见，只管讲来，我洗耳恭听。

毛一统见时机已到，便压低声音说道：县衙的捕快，个个都有名籍，待我查阅一下，看这个胡体安是不是在籍人。若是挂名捕快，立时即可抓捕；若是在班捕快，他极易得了消息，一拍屁股走人，你上哪儿去抓人？

马燾听他说得在理，扭头看看窗外，天色已是亥时，可眼下公务当紧，哪儿还顾得许多。马燾心急，咂着嘴催促道：麻烦毛兄一些，今晚务必细心查看胡体安的来历端底；查明了，再做定夺不迟。

毛一统心里十分清楚，依眼下的情势，还是先稳住马燾为上策，他若是到处张扬，胡体安的大名整个镇平县人人皆知，事情到了绝境，就再无转圜的机会，那就是一步死棋。主意拿定，毛一统故作轻松地说道：不妨事，

待我查找一下。若是承袭还好说，若是新补，必有举荐之人，一查便可知晓。说罢，径往书办房。不大工夫，毛一统手中拿来一本毛边的册页走了进来。

毛一统摊开册页，说道：这是鄙人的秘本，从不轻易示人。

马燧嘴里说着好好，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慌忙将灯花拨去，又觉得光亮不够，顺手点燃了一支蜡烛。毛一统将名册摊在桌面，在胡体安的名下查找。果然，胡体安是挂名捕快，举荐人是县衙的捕班头目刘学太。

捕头的职责是缉盗缉凶，是县衙三班六房所倚重的人物。马燧一听，脸色有些阴沉：这个老刘不检点，咋会胡乱举荐不良之人进县衙呢？宵小奸徒环列大堂，岂不败坏官声官体！

毛一统笑笑：此事不当紧，我自有办法处置！待我明日找老刘问明来由，再说不迟！

马燧又有些担心，直直地看着毛一统的脸，说道：毛师爷，人是老刘举荐的，他不会给胡体安通风报信吧？

毛一统笑笑，说道：堂翁，老刘是咱衙门的捕快班头，朋友好是好，还是饭碗要紧。他咋会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撇呢！

马燧听了，半信半疑地点点头，咽了一口唾沫，也就不再言语。时辰已近子时，毛一统脸上已经有了倦意，哈欠打得一片声响。马燧见状，知道毛一统要休息，说道：今天到此为止吧。此事非同小可，切不可走漏半点消息！明日劳烦你尽快去找刘捕头，务必将胡体安的底细查究清楚，不可有半分偏差！

毛一统打个哈欠，点头应承，径自回房歇息去了。

三、老胡犯事儿了

第二天早班，毛一统赶到班房，见刘学太正与几位捕快闲聊，故意大声咳嗽了一声。刘学太见是毛师爷，知道有事情，起身跟在毛一统身后，悄声问道：刑席有啥事儿？

毛一统压低声音，说：你来一下！我有事问你。

刘学太是一个精壮的汉子，久在衙门行走，便有一脸的戾气。他听见